

萨都刺宫词中的元代宫廷制度

贾亦实

大东文化大学亚洲地域研究科

DOI:10.32629/jmsr.v5i2.21041

[摘要] 中国古代宫词研究多集中于唐、宋、明、清诸代,元代宫词研究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宏观制度研究未能聚焦个体诗人,针对萨都刺的个体研究又未充分挖掘其宫词的制度内涵。以萨都刺的宫词文本为核心,结合元代典章制度与正史记载,采用“以诗证史”的方法,系统挖掘其宫词中蕴含的中枢官制、怯薛宿卫、宫廷礼仪等制度细节,澄清了元人杨瑀对其作品真实性的质疑,验证了萨都刺宫词的纪实属性,为元代宫词与宫廷制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 萨都刺; 宫词; 元代宫廷制度; 文化交融; 以诗证史

中图分类号: G09 **文献标识码:** A

Yuan-Dynasty Court Institutions in Sa'dula's Palace Poems

Yishi Jia

Daito Bunka University

[Abstract] Research on palace poems in ancient China has largely focused on the Tang, So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ile the palace poems of the Yuan dynasty have long remained marginal. Existing macro-level studies of Yuan institutions have seldom centered on individual poets, and studies devoted to Sa'dula have not fully explored the i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of his palace poems. Taking Sa'dula's palace poems as the primary textual basis, and drawing on Yuan-dynasty statutes, institutional records, and official histories,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method of “using poetry to corroborate history”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institutional details embedded in these poems, including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the keshig imperial guard, and court rituals. It also clarifies the doubts raised by the Yuan scholar Yang Yu concer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Sa'dula's works and verifies the documentary value of Sa'dula's palace poems. In doing so, the article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Yuan-dynasty palace poetry and court institutions.

[Key words] Sa'dula; palace poems; Yuan-dynasty court institutions; cultural integration; using poetry to corroborate history

1 研究背景

中国古代宫词研究的重心多集中于唐、宋、明、清诸代,元代宫词研究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张建伟等学者指出,断代宫词研究中元代成果存量较少,丰富程度不及其他朝代^[1]; 现有研究多以宏观梳理为主,缺乏针对个体诗人的深度挖掘,这一研究短板也为元代宫词的细分研究留下了拓展空间。

近年来,学界逐渐关注到元宫词的纪实属性:与唐宋宫词多聚焦后宫幽怨、闲情琐事的取向不同,《元史》对宫廷日常制度细节的记载多有疏略,而元代朝臣创作的宫词作为亲历者的记录,恰能弥补正史之缺,为还原元代宫廷真实运作提供文学史料。元宫词多为对当代宫廷事件、制度的纪实,可与正史记载形成互补,尤能反映元代宫廷政治制度细节,如怯薛宿卫、两都巡幸等蒙古旧制。这一认知为“以诗证史”、从宫词切入研究元代

宫廷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萨都刺作为元代知名的色目诗人,其宫词在当时文坛产生了广泛影响:杨维桢曾专门为其创作二十首和诗,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其作品对元代后期宫词创作风气的带动作用^[2]。但现有研究对其宫词的关注,多停留在艺术风格赏析、文献篇目考证或乐府歌体特质的分析层面,尚未将其宫词与元代宫廷制度对应分析,这一不足正是研究的切入点。以萨都刺的宫词为核心,结合元代的典章制度与正史记载,系统挖掘其宫词中蕴含的中枢官制、宿卫体系、宫廷礼仪等制度细节,以此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白。

2 研究现状

张建伟等学者的研究未能聚焦萨都刺这一个体;另一方面,针对萨都刺个人的研究中,龚世俊、徐艳丽、刘嘉伟等学者,分

别关注其宫词的艺术风格^[3]、乐府特质^[4]、文献考证^[5]问题，却未对其宫词文本中蕴含的制度内涵展开深入挖掘，未能将文学文本与制度研究有效结合。

受杨维桢“宫词，诗家之大香奁也”论断的影响，以往研究多将萨都刺的宫词归入艳情、宫怨题材，默认其以书写后宫闲情为核心，未充分关注其纪实属性与史料价值。

此外，元人杨瑀曾对萨都刺部分宫词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描写不符合元代宫廷制度，这一观点也影响了后世部分学者，使得部分研究者倾向于将其作品视为拟古的宋宫词，未能正视其纪实价值，这也导致其宫词中的纪实属性被遮蔽。

综上，现有研究以及对其宫词纪实性的片面理解，共同导致了萨都刺宫词的史料价值未能得到充分挖掘。基于此，本研究将从萨都刺的宫词出发，对应元代中枢官制、宿卫体系的相关记载，挖掘其中被以往研究忽略的制度细节；针对历史上对其宫词真实性的质疑，结合元代宫廷的仪卫、地理相关制度与记载，澄清误解，验证其宫词的纪实属性；挖掘其宫词中记录的元代宫廷礼仪与政治制度，还原元代宫廷的真实运作。

3 萨都刺宫词里的中枢官制

萨都刺《宫词》中“骏马骄嘶懒着鞭，晚凉骑过御楼前。宫娥不识中书令，借问谁家美少年”一首，被视为宫词中具有生活化色彩的闲情类作品，实则描写了元代中枢官制的核心特质。与唐宋时期中书令多由年高德劭的老臣担任不同，元代的中书令一职形成了“皇太子兼领”的定制，这一特殊制度在萨都刺的诗中得到了生动的文学化呈现。据《元史百官志一》^[6]记载：

中书令一员，银印，典领百官，会决庶务。太宗以相臣为之，世祖以皇太子兼之。至元十年，立皇太子，行中书令。大德十一年，以皇太子领中书令。延祐三年，复以皇太子行中书令。

这一制度从忽必烈时期确立，成为元代固定惯例：中书令作为中书省最高长官，名义上总领全国政务，实际由皇太子兼任，作为储君地位的象征。这意味着担任中书令的往往是年轻的皇太子，而非传统中原王朝中饱经历练的老臣。正如龚世俊等学者所指出的，诗中“骑着骏马的美少年”正是兼任中书令的皇太子，这一形象体现了蒙古政权的尚武风习与政治特色^[3]。这种制度差异被萨都刺以诗笔转化为宫词中的文学意象，实现了制度史料与文学纪实的结合。

4 宿卫体系的还原

萨都刺宫词中对宫廷宿卫与仪卫的描写，不仅还原了元代怯薛制度的日常运作，更澄清了后世对其作品的质疑，充分展现了其宫词的纪实属性。

4.1 元代禁卫体系的日常

《西宫即事二首》中“九重五色金银阙，冠带将军尽羽林”一句，提及的“羽林”正是元代宿卫亲军的代称。元代的宿卫体系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成吉思汗时期创立的四怯薛，作为皇帝的贴身护卫，分番宿卫；二是世祖时期设立的五卫亲军，负责都城的护卫与宫廷的宿卫，其中羽林卫正是五卫亲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元史兵志二》^[7]对元代的宿卫制度有明确记载：

宿卫者，天子之禁兵也。元制，宿卫诸军在内，而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亦一代之良法哉。方太祖时，以木华黎、赤老温、博尔忽、博尔术为四怯薛，领怯薛歹分番宿卫。

而《元典章·兵部一·宿卫》^[8]中则对宿卫人员的职责与纪律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宿卫人兵仗。凡宿卫人兵仗不离身，违者，笞四十。辄离职掌处所，笞五十；别处宿，杖六十。百户以上，各加一等。亲管头目知而不举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

这些规定确保了宿卫人员能够时刻守护宫廷的安全，萨都刺诗中“冠带将军尽羽林”的描写，正是对这些宿卫将军守护西宫日常的记录，与正史和典章的记载形成了互证。

4.2 杨瑀质疑的澄清

萨都刺另一首宫词《秋词》中：“清夜宫车出建章，紫衣小队两三行。石阑干畔银灯过，照见芙蓉叶上霜”，曾被元人杨瑀在《山居新话》中质疑为不谙元制，认为“盖北地无芙蓉，宫中无石阑干。擎执宫人紫衣，大朝贺则于侍仪司法物库关用，平日则无有也。宫车夜出，恐无此理。”^[9]，甚至认为这是拟作的宋宫词。但结合元代的制度与地理记载来看，萨都刺的描写符合元代的实际情况，这一质疑是因为杨瑀未能理解元代宫廷仪卫制度。

首先，诗中的“紫衣小队”并非宫人，而是元代宫廷的宫内导从人员，也就是怯薛中的执事人员。据《元史舆服志三》^[10]“宫内导从”记载：

主服御者凡三十人，（速古儿赤也。）执骨朵二人，执幢二人，执节二人，皆分左右行。携金盆一人，由左；负金椅一人，由右。携金水瓶、鹿卢一人，由左；执巾一人，由右。捧金香球二人，捧金香合二人，皆分左右行。捧金唾壶一人，由左；捧金唾盂一人，由右。执金拂四人，执升龙扇十人，皆分左右行。冠交角幞头，服紫罗窄袖衫，涂金束带，乌靴。劈正斧官一人，由中道，近侍重臣摄之。侍仪使四人，分左右行。佩弓矢十人，（国语曰火儿赤。）分左右，由外道行，服如主服御者。佩宝刀十人，（国语曰温都赤。）分左右行，冠凤翅唐巾，服紫罗辨线袄，金束带，乌靴。

这段记载说明，元代皇帝宫内出行时，负责导从的速古儿赤、火儿赤、温都赤等怯薛执事，均穿着紫罗窄袖衫或辨线袄，这正是“紫衣小队”的真实来源。他们并非宫人，而是皇帝的贴身宿卫执事，其服饰制度在《舆服志》中有明确规定，萨都刺的描写符合元代仪卫制度。

其次，关于“宫车夜出”，元代的怯薛宿卫实行三日一轮的番值制度，昼夜都有人员值守，皇帝夜间出行是完全符合制度的，并非杨瑀所认为的“宫车无夜出”。而关于“北地无芙蓉”的描写，元上都确实种植了芙蓉，陶宗仪在《元氏掖庭记》^[11]即有“武宗与诸嫔妃泛月于禁苑太液池中。月色射波，池光映天。绿荷含香，芳藻吐秀”的记录，这是元代宫廷从南方引种的植物，在上都的宫廷中并不罕见。

5 宫廷经筵制度的日常

萨都刺在元统元年，即公元1333年时任应奉翰林文字，这一

官职的核心职责就是侍从皇帝、参与宫廷文书与礼仪事务,拥有扈从皇帝的资格。萨都刺本人在《寓升龙观时吴宗师持旨先驾至大都度滦川遂次韵赋此以寄并简顺咨先生》一诗中,就曾以“扈蹕千官取次行,道人先踏雪泥晴”记录自己扈从皇帝往返两都的亲身经历^[12]。这意味着《上京即事》组诗并非萨都刺的想象或传闻之作,而是他作为扈从朝臣的一手见闻,这也为其宫词的纪实属性提供了仕宦经历层面的核心佐证,进一步夯实了“以诗证史”的研究基础。

《西宫即事二首》中“白发儒生才进讲,西宫午漏隔花深”一句,记录了元代的经筵制度。经筵是中原王朝传统的儒臣给皇帝进讲经史的制度,元代也继承了这一制度,但是元代的经筵制度与中原王朝不同,儒臣对朝政的影响有限。

正如张建伟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的:“元朝皇帝开设经筵的意义和汉族儒臣对朝政的影响实在有限。”^[1]萨都刺诗中,白发的儒生刚刚完成进讲,宫中漏刻已到午后,宫廷内部仍处于日常平静状态,这一描写恰好反映了元代经筵制度的现实,即儒臣的进讲更多是一种形式,并未对朝政产生实质性影响,与正史记载形成互证。

6 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萨都刺的宫词展现出独特的制度纪实价值。他突破了传统宫词以书写后宫琐事、抒发宫怨为核心的创作传统,将宫廷政治制度纳入宫词书写范围。他以文学笔法将元代“皇太子领中书令”的中枢官制,转化为“宫娥不识中书令,借问谁家美少年”的诗歌意象,推动宫词从传统闺阁闲情向制度纪实的功能拓展,使其成为记录当代政治制度的文学载体。

萨都刺的宫词实现了文学审美与历史纪实的统一。其宫词以清新风格和白描手法营造清丽悠远的意境,具有文学审美价值;同时其描写符合元代宫廷制度,如《秋词》中的“紫衣小队”,正对应《元史舆服志》记载的怯薛宿卫宫内导从,细节可与正史互证,实现了文学创作与历史纪实的有效结合。

萨都刺的宫词以亲历者视角,弥补了元代官修史书对宫廷日常制度记载的疏略。《元史》因修史仓促,对宫廷制度日常运作细节着墨不多,而萨都刺作为曾任职翰林、侍从宫廷的朝臣,

其宫词以文学形式记录了中枢官制、怯薛宿卫、经筵制度等元代宫廷制度的真实细节,为还原元代宫廷的真实运作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史料。这种“以诗证史”的研究路径,为元代宫廷制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使研究者得以从文学文本中挖掘被正史忽略的制度细节,深化对元代政治制度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张建伟,王文.宫词与元代政治制度[J].晋阳学刊,2020,(4):36-41.
- [2] [元]杨维桢.宫辞十二首[M].陈高华辑.辽金元宫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73.
- [3] 龚世俊,臧于厚.试论萨都刺的宫词与艳情诗[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52-55.
- [4] 徐艳丽.萨都刺乐府诗辑考及其乐府诗“歌体”特质[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24,(4):52-57,90.
- [5] 刘嘉伟.萨都刺研究综述(1949-2015)[J].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16,18,(6):552-560.
- [6] [明]宋濂等.元史百官志一[M].卷八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2119.
- [7] [明]宋濂等.元史兵志二[M].卷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6:2524.
- [8]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兵部一宿卫[M].卷三十四.陈高华点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1157.
- [9] [元]杨瑀.历代笔记小说大观山居新语;至正直记[M].李梦生,庄蕙,郭群一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24.
- [10] [明]宋濂等.元史舆服志三[M].卷八十.北京:中华书局,1976:2013.
- [11] [明]陶宗仪.元诗纪事[M].卷三十五.陈衍辑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809.
- [12] [清]顾嗣立.元诗选初集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1342.

作者简介:

贾亦实(1994--),男,汉族,河北省南宫市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代色目人汉诗。